



布谷鸟
长江文艺童书

欧也妮·葛朗台

OU YE NI GE LANG TAI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法] 巴尔扎克 / 著 宋 威 / 改写

青少版



“冰心奖”

获奖者倾情改编

文学经典
插图珍藏

THE WORLD'S
CLASSIC LITERATURE

索漠城里每个人都认为葛朗台家有个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晚上要去察看堆成小山般的金子，否则他就无法安心入睡。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青少版

欧也妮·葛朗台

Eyengelangtai



[法]巴尔扎克/著

宋威/改写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也妮·葛朗台 / (法) 巴尔扎克著; 宋威改写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7
(世界文学经典文库: 青少版)
ISBN 978-7-5354-8058-3

I. ①欧… II. ①巴…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13297 号

责任编辑: 何海 杨岚
整体设计: 新奇遇

责任校对: 陈琪
责任印制: 左怡 刘星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1 插页: 6 页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111 千字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导 读



《欧也妮·葛朗台》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最出色的画幅之一”。

作者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一生创作96部长、中、短篇小说和随笔，总名为《人间喜剧》。其中代表作为《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一百多年来，他的作品传遍了全世界，对世界文学的发展和人类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称赞他“是超群的小说家”、“现实主义大师”。

《欧也妮·葛朗台》这部小说叙述了一个金钱毁灭人性和造成家庭悲剧的故事，围绕欧也妮的爱情悲剧这一中心事件，以葛朗台家庭内专制所掀起的阵阵波澜、家庭外银行家与公证人二者之间的明争暗斗和欧也妮对夏尔·葛朗台倾心相爱而夏尔背信弃义的痛苦的人世遭遇三条相互交织的情节线索连串小说。

《欧也妮·葛朗台》是一场爱情悲剧，然而，这场悲剧的两位青年主人公却不是故事中的第一主角。换句话说，巴尔扎克竭尽全力浓墨重彩加以描绘的，既不是悲剧中的负心汉，甚至也不是痴情女，而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制造者葛朗台。

葛朗台是他那个时代的胜利者，他所代表的那股新生力量手中握有的最大王牌武器就是金钱，金钱的法力无边，金钱的力量不可抗拒。葛朗台所处的正是法国社会激烈动荡、急剧变革的时代，在这历史急转弯的严峻时刻，滚滚而来的金钱大潮把所

有的道德伦理观念全都冲击得荡然无存，宗教信仰、贵族封号、家族荣誉等等也变得一钱不值，惟有金钱才是一切，金钱成了新的上帝，人人皆对它顶礼膜拜，奉若神明。

从艺术上看，作品在塑造人物、描写环境、叙述故事等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精细入微的环境描写，反映了时代风貌，生动再现了社会各个层面的生活，可以说是整个法国历史的一个真实断面。另外，作品结构紧凑、步步深入，一气呵成，各线索之间相互联系，显得跌宕有致。行文如滚滚洪流，直泻而下，笔势酣畅，具有浓烈的抒情意味。这部小说以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震撼着每一位读者，在法国文学史上具有独特魅力。

巴尔扎克为整个故事情节提供了一个真实的行动背景，并在这一背景中塑造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仅是典型化了的个人，而更是个性化了的典型。这种套路的故事，不但没有使巴尔扎克的作品落入俗套，反而更展现出了大师的风格与魅力，尽显整部作品的光彩。

总之，巴尔扎克以其《人间喜剧》成为当时法国社会出色的书记员。巴尔扎克不仅属于他的时代，也属于法兰西民族，巴尔扎克是全人类的骄傲。他笔下的葛朗台也因此成为世界文学史上四大著名吝啬鬼形象之一。

第一章

在某些城市里，总有一些让人一看就感到不舒服的房子，那些房子就像是阴森的修道院、萧条的旷野或是破落的废墟，到处弥漫着荒凉、破败的气息。房子里的住户就像是与世隔绝的牧民，他们生活得那么幽静，甚至让人以为这是一间空屋。不过，一旦有人在街上走动，窗口就会突然探出一张脸，像僧侣般冷漠无情地朝窗外瞪上一眼。

索漠城就有一所这样的住宅，它坐落在一条起伏不平的街道上。街道两侧的房屋，全都是三百多年的古宅，虽然都是木结构的，但却十分结实。这所住宅的主人是葛朗台先生，倘若不跟你说说他的生平，你是无法理解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具有多大的名望。当地甚至有人叫他葛朗台老爹，不过这么称呼他的人大多年事已高，并且已经越来越少了。

在1789年那会儿，葛朗台先生只是一名普通的箍桶匠。他认识字，能读能写，不过他最大的本事是擅于算账。在他40岁时，他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折——和一位富裕板材商的女儿结婚了。当时，恰逢共和政府在索漠地区拍卖教会产业，他用妻子的嫁妆和自己的存款，加在一起大概有两千金路易左右的钱，从共和政府官员的手中，廉价购买得到了几片葡萄园、一座修道院和几块接收成交租的分种地。因此许多没有任何革命思想的索漠城居

民，把葛朗台当作敢做敢当的新派共和党，热衷于新潮流的爱国派。可是箍桶匠看中的只有葡萄园，在他的精心打理下，他把葡萄园变成了当地享誉盛名的酿酒庄园。

随后，葛朗台先生被任命为索漠地区行政机构的委员。他执政后，在政治上包庇贵族，千方百计阻挠当局拍卖流亡贵族的产业；在商业上，他则承包供应共和军一两千桶白葡萄酒。因此，当地人都认为他可以申请荣誉勋章了。拿破仑政府执政前，葛朗台被任命为市长，他把地方上的公事应付得很好，自然，他的葡萄园的收成比之更好。拿破仑称帝后，葛朗台便被罢职了。1806年，失去官职的葛朗台先生57岁，他的妻子才36岁，宝贝女儿也只有10岁左右。丢掉官职，葛朗台先生毫不惋惜。因为在他执政期间，他已经占了不少便宜，他的产业由于他的执政便利只需缴纳很少的税金，而他的葡萄园，靠着他精心的耕作，也成了地方上顶尖的好庄园，能生产出极品的佳酿来。那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他连续得到三笔遗产。首先是他的岳母谷迪尼埃太太的，其次是他妻子的外公拉倍特里埃先生的，最后是葛朗台自己的外婆让蒂叶太太的。由于三位老人生前都视财如命，所以没有人知道这三笔遗产到底有多少。葛朗台先生因此又得到了一个新贵的头衔，他成了当地纳税最多的人物了。他到底有多少钱，没人知道，索漠城的居民都只能大致估算一下。

目前，大家只能估算出他经营的葡萄园差不多有七十公顷，有十三处按收成缴纳租金的分种地、一座老修道院和八九十公顷的草场，还有一些房产。这些都是看得见的，至于他手上的现金，估计只有两个人知道大概数目，一个是公证人克吕旭先生，还有一个是银行家格拉桑先生，但他们一直对此守口如瓶。不过只用看看他们对葛朗台先生毕恭毕敬的态度和事必躬亲的举

止，就可以猜测到这位前任市长的财力一定非常雄厚。所以，索漠城里每个人都认为葛朗台家有个秘密金库，并且传说，他每天晚上要去察看堆成小山般的金子，否则他就无法安心入睡。

葛朗台先生非常精明，他既是老箍桶匠又是种葡萄的能手。他比谁都明白自己需要多少酒桶，什么时候卖酒价钱最高，并且他从来都没有失算过。每逢酒桶的市价比酒价高的时候，他总有酒桶出售，因为他总是设法把自己的葡萄酒藏进地窖；等酒价涨到二百法郎一桶时，他再全部抛售。这样一来一回，几乎所有的索漠城居民都见识到他的厉害。人们几乎是天天要提到他的名字，哪怕晚上在街头闲聊，也少不得要说起他来。

1816年，索漠城的权威人士计算出葛朗台先生的土地价值四百万法郎。并以1793年至1817年这二十年间，每年平均十万法郎的收入来计算，他手头上的现金差不多与他的不动产价值相当。所以，每当人们聚在一起打牌或者闲聊时，总是免不了带着羡慕的口吻调侃一下他：“葛朗台老爹至少要有五六百万法郎了吧！”如果当时克吕旭先生或者格拉桑先生在场，他们就会非常严肃地说道：“你们真是神通广大啊，我都不知道他到底有多少钱呢？”

于是，葛朗台先生在索漠城成了神一般的人物，人们纷纷把他作为模仿和崇拜的对象。葛朗台说什么话，穿什么衣服，他的一举手，一抬头，都成为当地的金科玉律，仿佛只有这样才能成为和他一样有智慧的人。人们像研究科学一样来研究葛朗台，希望从他的细微动作中掌握发财致富的窍门。发现葛朗台戴上皮手套了，人们会说：“葛朗台老爹戴上皮手套了，今年冬天一定很冷，咱们该摘葡萄了吧。如果看见葛朗台大量购买板材，人们就会说：“葛朗台老爹买进了大量的桶板，今年酒的产量一定不少。”总之，葛朗台先生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索漠城居民的普遍

关注。

葛朗台虽然拥有令人艳羡的财富，但他自己家里的开销却非常少。他既不参加饭局和宴会，也很少邀请朋友或客人来家里吃饭。他从来不需要购买肉和面包，因为他的佃户每星期都会给他送来充足的食物，比如母鸡、鸡蛋、黄油和小麦。他自己有一所磨坊，租用磨坊的人除了要缴纳租金之外，还会亲自登门来拿小麦去磨，然后再把麸皮和面粉给他送回来。他们家只雇佣了一个女佣，大家都叫她娜农。娜农长得十分高大，人也很勤快，她会在周末为一家人准备必需的面包。尽管他们自己的果园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新鲜水果，但是他们自己却很少吃，大部分都拉到市场去出售。取暖用的木材，是从园子周围的篱笆矮树和枯老的树干上锯下来的。所以，算下来，葛朗台先生每年的开支，就只有圣餐费、女佣的微薄工钱、妻子和女儿的衣料费、教堂座位租金、纳税以及一些日用百货的添置费了。为了吃上免费的野味，他最近购买了一片三百六十多公顷的树林，这些也只不过需要支付一笔给管理员的廉价管理费罢了。

除了生活简单之外，葛朗台也十分低调，他不喜欢出风头，说话也不多。他通常喜欢用很简短的句子，来表明自己的想法。每当遇到问题需要他发言时，他总是结结巴巴的，弄得人听着特别费劲，恨不得帮他把话说出来。你可能觉得这是他缺乏教养或者没有学识的表现，其实不然，他这种口齿不清、前言不搭后语、思路凌乱的表达，其实是他装出来的。每当碰到生活难题和商业难题时，他总是简单地说：“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我不愿意，等着看吧……”他总是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从来不会直接表达“是”或者“不是”，也从未在白纸上落下黑字。

做生意谈判时，即使是再小的生意，他都要进行一番周密的

计算。当对手在发表观点时，他总是右手托在下巴颏儿上，冷冷地听着。当对方自以为谈判万无一失时，他还是能一眼看出其中隐藏的猫腻，并且很客气地告诉对方：“这件事我得回家和妻子商量一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显然，他那对他言听计从的妻子，只不过是生意上的挡箭牌罢了。

葛朗台先生说话轻言轻语，言行举止流露着稳重大方。尽管这样，他身上箍桶匠的痕迹却依然存在。他身高五尺，圆滚滚的身材，结实而又粗壮；他的脸非常圆，脸上还长了不少麻点，皮肤乌亮头发却稀少，脑门上的皱纹层层叠叠；下巴笔直，嘴唇没有一点曲线，牙齿雪白，眼睛里透出像是要吃人般的冷酷。单从他的长相就不难猜出，他这个人是多么的刁钻、吝啬。他从不感情用事，可以说是自私自利，他全部的情感都倾注于对财富的收敛和他女儿欧也妮的关爱。毕竟，女儿是他唯一的继承人。

由于生意上的成功，不论是言谈举止还是走路的姿态，葛朗台先生处处流露出自信。不管是什么，仿佛只要他认为的，就一定是正确的。你看他的衣着，几十年如一日不曾变换，永远都是那一双皮鞋，一双毛料袜子，栗壳色的粗呢短裤，一件宽大的栗壳色上衣，里面再穿一件黄褐两色交替的条绒背心。并且，他还有一个一成不变的习惯，例如把帽檐放在同一方位。总之，在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出由于事业上的成功而养成的一种自信的习惯。

这个城里，只有六位居民有资格出入他的住所，而其中最广为人知的要数克吕旭先生的侄儿。这位32岁的青年，年纪轻轻就当上了索漠城初级法庭的庭长。庭长先生年收入七千法郎，还有一块名叫蓬丰的不动产。不过，他还将得到两笔遗产：一笔来自克吕旭公证人，另一笔来自克吕旭神父，这两位叔叔也是当地著名的有钱人。城里三位出名的克吕旭先生，连同各种里亲外

亲几十号人结成了一个私党。

格拉桑家族和克吕旭家族是死对头，他们两家在各个方面都要相互作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但两家有一个想法却是惊人地一致：渴望继承葛朗台老爹丰厚的遗产。为了能让自已23岁的儿子和葛朗台先生的女儿多接触，甚至联姻，德·格拉桑太太常常约葛朗台太太一起打牌，银行家德·格拉桑先生十分赞同妻子的想法，还暗暗地给了葛朗台先生很多好处。这个家族同样建造了自己的联盟，并拥有自己忠心耿耿的盟友。

克吕旭和格拉桑两家争夺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事，在索漠城里早已经家喻户晓了。索漠城里的男男女女都在私下猜测：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到底会嫁给谁呢？是庭长先生还是银行家的儿子呢？除了这两种猜测，不少人还有其他猜测。有人说，葛朗台老爹野心大得很，他才不会把女儿嫁给庭长和银行家的儿子，他一定会找一个贵族院的议员来做女婿。但是也有一部分人站在银行家这边，他们反驳的理由是德·格拉桑本来就是贵族世家，有钱有势，实力雄厚，而且他们的儿子相貌堂堂、英俊威武。葛朗台毕竟出身低微，索漠城里谁没有见过他拿着削木刀做酒桶，跟这样的人家联姻，他还能不心满意足吗？但是还有一派人支持庭长一家，因为这些人发现，庭长先生可以随时随地地进出葛朗台公馆，而银行家的儿子只有周日才被允许进去，所以庭长先生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据地方上老人的看法，像葛朗台老爹这般精明吝啬的人，绝不会允许自己的家产落到外人手里，所以，欧也妮·葛朗台小姐很有可能会嫁给在巴黎做葡萄酒批发生意的、他父亲的兄弟葛朗台先生的儿子。可是马上又有人对这种传闻表示质疑：第一，葛朗台两兄弟已经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相互之间早已断了联系；第二，居住在巴黎的葛朗台先生

对自己的儿子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并不希望儿子回到小城市，他还瞧不起箍桶匠的女儿呢，他内心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和拿破仑宠信的公侯结成亲家，而不是和本家结亲。

各种说法，众说纷纭。总而言之，欧也妮·葛朗台小姐的婚姻大事也成了这索漠城里，大家都关心的一件大事。城里城外的人不断议论，各种说法此起彼伏。到了1818年初，克吕旭家族似乎战胜了格拉桑家族，因为克吕旭在一件事情上派上了用场。当时，由于德·弗洛瓦丰侯爵急需大量现金，必须出售自己价值三百万法郎的弗洛瓦丰地产。弗洛瓦丰地产以花园、华宅、田庄、河流、池塘、森林而闻名，如果不是急需用钱，侯爵也不会舍得卖掉它。由于能够一次性买下地产的人实在是太少，所以侯爵准备分段出售。克吕旭家族的三个男人用尽办法，打消了侯爵分段出售的念头。他们劝侯爵说，如果分段出售，必须同投标人打无数次官司，才能收齐钱款。另一方面，葛朗台是购买该地产的最佳人选，他可以一次性付清现款。于是，风光美丽的侯爵封地，就这样送到了葛朗台先生的嘴里。当葛朗台搭便车查看新产业时，脑海立刻萌发了一个宏伟的设想，他打算把自己全部家当都搬到这片封地上来，扩展这片侯爵领地。随后，为了把他几乎快要掏空的金库重新填满，他把自己树林里的树木全部砍掉当木材卖掉了。

也许有人会好奇，为什么把葛朗台老爹的家称为公馆？如果你有机会进去看看，你就明白了。葛朗台先生的房屋坐落在城区的上部，在坍塌的城墙脚下。组成门洞的两根支柱和支柱间的拱顶，跟房屋一样，是用凝灰岩砌的。那是卢瓦尔河边特产的一种白石，质地松软，一般用不到二百年以上。在门楣的上方，有一长条硬石浮雕，图案代表一年四季，形象已经剥蚀了，而且

通体发黑。这座房子门户紧闭,没有阳光照进来,显得阴冷安静。褐色的大门是用整块橡木板做成的,由于年岁太久,已经出现很多裂痕了。大门的中间,有一个四方门眼,从门眼望去,可以看见稀稀落落的台阶和一个凋零的花园。

客厅正对着大门,与其说是客厅,不如说是穿堂、书房,也是饭厅,这是一个日常生活的中心,全家公用的起居室。理发师一年两次到这里来给葛朗台先生理发。佃户、教士、县长、磨坊伙计登门时,也是在这里受到接待。这间屋子的整体格调是灰色的,墙壁上有一个镶嵌了螺纹的老式黄铜钟,点缀着刻工粗糙的壁炉架。壁炉架两边各有一座金光闪闪的黄铜烛台,供待客和居家两用。壁炉对面的墙上,挂着两幅水粉肖像。一个破旧的牌桌,摆在两扇窗户之间,桌上画有棋盘。两扇窗子上都挂着窗帘,用的是图尔出产的红绸,两边还系有大坠子的黄丝带。这种奢华的装潢与葛朗台一家的习惯很不调和,但这些都是他买进这所大宅时就有的,还有镜框、座钟、软垫家具和粉红色的角柜,也都是原先就有的。

离门最近的那个窗户跟前,放着一把草垫椅子,葛朗台太太只要坐在那儿,就可以看见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旁边还放着一张针线桌,欧也妮·葛朗台坐的小椅子就在边上。十五年来,她们母女俩天天安坐在这里消磨时光,手里总是做着活计。母女俩就像是家里的女佣,她们需要缝补家人的内衣和被子,甚至没有多余的时间为自己和母亲绣点什么。从四月春暖时起,到十一月冬季降临时止,年年如此。只有到十一月初一,葛朗台才允许客厅里生火,到第二年的三月三十一日熄火,不会有一天的多余时间。他从不考虑春寒和秋凉,只是这样规定。因此,初春和深秋时节,在还没有到生火的日子,娜农总是想尽办法从厨

房炉膛里掏出一些木炭，放进烤火炉，希望可以让太太和小姐抵挡一下寒气。

除了壁炉生火用的木炭要严格限制外，就连蜡烛的使用，葛朗台先生都是经过周密的计算分配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全家的各种物品，多年来，老财迷总是亲自分发的，甚至每日必须的食物如面包，都是由他在早晨分发。

大高个娜农也许是天底下唯一能接受主人如此专制对待的用人了。索漠城里，没有人不佩服娜农的脾气，因为再找不到人能够容忍如此吝啬小气的雇主，大家也因此羡慕葛朗台夫妇能够雇到像她这样好的用人，一做就是35年，而且每年的工钱只有六十法郎。

娜农22岁时，由于长得丑，这个可怜的姑娘到处没人要。她先是在一家农庄里放牛，农庄失火后，她就丢了饭碗。于是，她进城来找差事。葛朗台先生那时还没有结婚，但是他精于算计，当他注意到这个到处碰壁的姑娘后，他就已经盘算清楚，这个体格健壮得如大力士般的姑娘，有着很大的利用价值。毕竟，身为一个箍桶匠，他判断一个人的体力是十拿九稳。于是，箍桶匠雇佣了这个可怜的姑娘，给她衣服、鞋袜，供她吃住，还给她工钱。娜农受到这样的善待，感动得哭了，从此忠心耿耿地给自己的主人做牛做马。她包办了家中的一切家务，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地干活，总是天刚一亮就起床，到了深夜才睡觉。收割的季节，短工们的吃喝全由她做，她还帮着监管场地，防备有人捡取掉在地上的葡萄。她像狗一样忠实地看护主人的财物，总之，她对主人盲目地信服，无论主人的念头多么不合情理，她都一一照办。

娜农是个从小就受过虐待的乡村女子，所以，她一直记得自己被收留下来的事。她看到葛朗台老爹的笑容，就像是看到灿



烂的阳光似的。她总记起自己光着脚，衣衫褴褛地站在葛朗台老爹的工场门口，听到箍桶匠对她说：“你要什么呀，好孩子？”每每想到这个细节，她心中所涌起的感激之情，还是和三十五年前完全一样。

第二章

1819年的十一月，娜农第一次生火。因为那天是克吕旭家和格拉桑家都熟记在心的日子，他们双方的六名主要人物都在葛朗台家聚齐了。索漠城的居民也清楚地记得，这一天是欧也妮小姐的生日。

傍晚时分，克吕旭公证人、克吕旭神父和克·德·蓬丰先生就匆匆赶到了葛朗台的家里。这个时候，葛朗台家才刚刚吃过晚饭，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希望比格拉桑家来得早一点。他们三人都捧着一大束鲜花，庭长先生的那束鲜花还经过了精心地装扮，裹上了白缎带，带着金色的流苏，显得漂亮极了。

像往年的每一个生日一样，欧也妮过生日的这天，葛朗台都会一大早进入欧也妮的房间，送给她一枚珍贵的金币，这种习惯已经保持了十三年。而葛朗台太太每年都会送两件衣服给自己的女儿，冬天和夏天各一件。所以，对于欧也妮而言，她每年的财富就是两件连衣裙和父亲在生日、新年和其他节日赠予的金币。这样算起来，欧也妮一年约有五六百法郎的收入。由于实在没有地方花这些钱，也没有机会花，所以这些钱日积月累得以积攒起来。

葛朗台老爹欣慰极了，因为这样一来，他的钱只不过是换了个储钱罐罢了。为了时时把控自己的金钱，他经常要向女儿询

问一共攒下了多少个金币，并且告诉她：“这可是你将来陪嫁的压箱钱。”压箱钱是一种古老的风俗，在法国中部的一些地方很盛行。姑娘出嫁时，娘家或婆家要给她一笔钱，十二枚，或十二份十二枚，或一百二十枚金币或银币，看家境而定。即使是最穷的放羊姑娘出嫁，也得有压箱钱，哪怕用铜钱充数。

在吃晚饭时，葛朗台看到欧也妮穿了一身新衣裳显得格外漂亮，高兴地叫道：“既然是欧也妮的生日，咱们今天就生个火！热热乎乎的图个吉利。”

“小姐今年得准备出嫁了。”娜农撤走桌上吃剩的鹅肉时，高兴地说道。要知道，鹅可是箍桶匠家餐桌上难得出现的珍品。

“可是，索漠城里我可没看见合适的人家。”葛朗台太太小心翼翼地说道。葛朗台太太肤色蜡黄，身材干瘦，举止迟缓笨拙，仿佛一直受着暴君压制似的。可是她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与她那吝啬的丈夫完全不是一路人。她十分虔诚，心境始终坦荡如水，激不起丝毫的波澜。她乐意相信别人，不愿意去怀疑和猜忌，所以大家都有些怜悯她，敬重她。

葛朗台对他的太太实在是太苛刻了，给她的零花钱从来不会超过六法郎。要知道当初她嫁给葛朗台时，她的陪嫁和她继承的遗产，给葛朗台老爹增添了三十多万法郎的家底。葛朗台太太的岁数也不小了，可还要看着丈夫的脸色行事，生怕一不小心就惹得他不高兴。但是，葛朗台太太也安于这样的生活，她长年穿一件绿得泛白的连衣裙，而且一穿就是一年，披一条棉料的白围巾，戴一顶草帽，胸前系一条黑色围裙。她难得出门，因此鞋子也很省。总之，她从不想为自己要点什么。

葛朗台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下欧也妮，也高兴地说：“今天是她23岁的生日，是时候为她考虑考虑亲事了。”